

懸旗的日子：調景嶺

對黃湛森爸爸一輩，調景嶺是一個符號。他們每天都要追問自己：人是否一定要愛國？在家與國、忠貞還是避世的兩難當中，如何抉擇？調景嶺的茅寮水廁，將這些關乎人生大道的問題，落地生根，纏擾兩代。

黃霑書房珍藏一份共十頁的手稿傳真，上載黃霑在八十年代末籌拍電影《調景嶺風雲》的初步構思。電影最終沒有拍成，但構思留下（相片《構思製作電影《調景嶺風雲》的手稿》）。

文稿上，黃霑說：「調景嶺 is a symbol。調景嶺是貞忠老兵，極愛國的中國人的代表」。這個想法，有歷史因由。

黃湛森未成年前，國共鬥爭，由北向南，在港延伸。1950年，港府在調景嶺辟地收容流亡到港的國民黨士兵和其家屬。三年之間，超過三萬人先後遷入，在這片荒蕪的土地上繼續存活（影音《流亡調景嶺》）。事後看，「存活」是恰當的形容。調景嶺初期缺水缺電、難民在油紙搭建的棚屋內寄居。我們細讀了政府檔案處有關的文件，其中不少篇幅在討論如何有效地做好「搬運糧食」和「興建水廁」這種本質上屬維生的工作（相片《調景嶺檔案》）。同期的文藝和電影，對遷徙與下流、絕命和存活的感覺，刻劃更深（延伸閱讀《香港的流亡文藝與電影》）。

當然，調景嶺不單止關於存活。對黃爸爸一輩，內戰在他們人生中老實存在。他們每天都要追問自己：什麼是國？做人是否一定要愛國？因何愛國？如何愛國？在家與國、忠貞還是避世的兩難當中，如何抉擇？調景嶺的茅寮水廁，將這些關乎人生大道的問題，化成實體，落地生根，纏擾兩代（黃霑筆記《駝鳥的心情》《旗的感觸》《懸旗的日子》）。

黃湛森成長時，調景嶺作為一個代表家國情仇和人間骨節的symbol，揮之不去。1974年，黃霑人生第一部當導演的電影《天堂》，講內戰、寫避難，承繼了這種複雜的心情。

結果，黃湛森在深水埗安身立命，並逐漸改變心情，作出抉擇，以本地為家，再起新門牆，勝過舊家鄉（黃霑筆記《這是我家》；相片《抉擇》）。

這件事，過程曲折，猶有餘波。